

韩乃寅文集



食为天

(下)

作家出版社

食为天

(下)

韩乃寅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食为天. 下 / 韩乃寅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7
(韩乃寅文集)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I. ①食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0896 号

食为天 (下)

作 者: 韩乃寅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特约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万有文化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×230

字 数: 300 千

印 张: 19.50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总 定 价: 798.00 元 (全 13 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三十一章

王豆豆从地塞回来了，带回了战斗胜利的喜讯，带回了林书记平安出塞、庄青草成功解救的喜讯。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時刻，王豆豆却另有一个心思，那就是再到长春去找艾小凤，这次非要见到她不可，是是非非一定要弄个清楚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嫂子是无与伦比的，他不信嫂子会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她的再嫁，肯定有她的苦衷。不弄清事实，不能胡乱猜忌嫂子。上次被那个母夜叉一搅和，连个面都没见着，白跑了一趟，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派去接郝前进母亲的战士小李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，现住在师部招待所，希望派车来接一下，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王豆豆的身上。说来也巧，他刚要去找车，庄大客气和庄青草就坐着军用大卡车来了。车上装着箱子柜子、坛坛罐罐的，王豆豆急忙迎了上去。

“庄大叔，你把家都搬来了？”

“搬来了，这回我呀，是真心要和大家做一家人哩，还能不和大家住一起吗？王豆豆，你吃了吗？”庄大客气见战士们主动来帮着卸车，乐得嘴都合不拢。

王豆豆被问得哭笑不得，“庄大叔，这都是啥节骨眼儿了，在家开荒的人，一想到郝前进，谁也咽不下饭。”

庄大客气自知说话不合时宜就问道：“郝前进的家属来了吗？”

“郝副队长的老母亲已经到哈尔滨了，叫我安排车去接。”

庄大客气转身对司机说：“小伙子，还得麻烦你去一趟哈尔滨，把郝副队长的母亲给接一下吧。”又回头对女儿说：“青草，你不用下车了，就陪着小土豆一起去吧，路上照顾郝大妈也方便些，多劝劝她，别忘了多带些干粮。”

卸完车，庄大客气目送着青草和王豆豆坐着车走了。

方丽霞说不动刘老二，只好自己一人跑到地塞去找刘美玉，一路颠簸终于到了。她走进一个帐篷，看到里面躺着的一溜战士，不是白绷带缠着头的，就是吊着臂的，要不就是绑着腿的，她吓了一跳，心想，美玉啊，你可千万别躺在这儿。她挨个找了一遍没见着女儿，心里稍稍踏实了一点。这时正好刘老大炮走了进来，方丽霞冒冒失失地迎了上去：“首长，你救救我吧！”

刘老大炮见她一脸哭相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遇上啥事了？”

“首长，我家姑娘她下地塞了，你让她跟我回去吧！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打狗都打不了，还打什么王老虎啊！人家不惹咱就烧高香了，她哪儿有那本事呀？”

刘老大炮觉得好笑，就问：“你家姑娘是谁啊？”

“刘美玉……”方丽霞低着头，却斜着眼睛往上瞅，大概她也觉得在这支队伍里拖人后腿不是件光彩的事。

刘老大炮一听乐了，“唉呀，是刘美玉啊，她在这次夺塞战斗中可立了大功了，上级还要嘉奖她呢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个叫金晓燕的，是她同学。”

方丽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什么，她立了大功？这不可能，她在家鸡都没杀过，这打仗的事她能立什么大功？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”

“大婶儿，我没时间和你细说，那边救护车来拉伤员了，她一准在那儿，你让你姑娘自己和你说吧。”

方丽霞看看周围的伤员，心想：看来解放军是胜利了。这么说，王老虎被他们打死了？首长说她立功了，那就是说她也参加战斗了，美玉能有这胆子？难道她也有枪了，这姑娘啥时候学会打枪的呢？她伤没伤着啊，首长咋不说呢？方丽霞担心死了，赶紧出了帐篷寻刘美玉去了。

三辆白色救护车停在地塞外的道上，刘美玉领着担架队往这边走了过来。方丽霞眼尖，没等刘美玉站稳，就一下子哭着喊着扑了上去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急切地在她浑身上下打量着，“唉呀，还好，还好。美玉，你没伤着哪儿吧？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野成这样，可把我和你二叔惦记坏了……”

这突如其来的一扑、一哭、一抱，让刘美玉先是吃了一惊，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，瞧着方丽霞顽皮地笑道：“二婶，惦记坏了？坏哪了？让我看看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”

方丽霞脸一绷，“唉呀，你这孩子，还跟你二婶贫嘴，我和你二叔倒是挺好，就是想你，你在这儿怎么样？”

刘美玉乐得合不上嘴，“什么怎么样，你看我，这不挺好的嘛。告诉你，我还立功了呢。”

金晓燕抬着担架从刘美玉身边经过，看了看方丽霞，朝刘美玉扮了个鬼脸。

这个鬼脸正巧被方丽霞看到，她嗔笑着说：“这些个大姑娘，一个个都没正形。”

“二婶，我们这回可经了风雨，收获太大了。以后再慢慢跟你细说，你要没啥事，就先回去吧！有空我会回去看你和二叔的。”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可没走几步又返了回来，“二婶，听说左县长媳妇从关里找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你耳朵倒还挺长。”方丽霞笑着数落着。

“二婶，多亏当时我没听你的，要是听了你的，我还怎么做人啊！”

“就因为这个，左县长找咱家别扭呢。”

“找什么别扭？”

“他整了一帮什么粮食纠察队，到咱家来抄家。”

“有这事？——这种人——”刘美玉转身离开，没跑几步，瞧见了自己家的那挂马车，回头说道：“二婶，路不好走，你回去时，坐马车注意着点儿。”

“嗯。”方丽霞无奈地摇摇头，望着刘美玉快乐的背影消失在这山林中。她来时就想着把刘美玉带回家的，可是一见到美玉活得好好的，还立

了大功，就打心眼里充满了乐，几次话到嘴边也没好意思说出口。心想，反正仗也打完了，就由着她去吧，再说美玉这样的女孩子，哪管得了啊？

这边方丽霞去找刘美玉，那边程桂荣带上粮食袋子也踏上了寻找淘儿的漫漫长路。几经跋涉，她终于找到了当初拿淘儿换干粮的那个驿站。门口做生意的老板娘还在，程桂荣上前把粮食的袋子往桌上一放。“大嫂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老板娘仔细地看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“不认识。”

程桂荣便赶紧自我介绍：“我就是一个月前，拿我儿子给我婆婆换粮食那个人，你还记得不？”

老板娘似乎记起来了，但马上又摇了摇头，“你说吧，你想干啥？”

程桂荣这才把来意说明：“我想求你帮我找找那个车老板，儿子我不卖了，我再多给他些粮食，你看成吗？”

老板娘不耐烦地说：“瞧你这个人，我这地方就是大车店，这大车小辆，南来北往，拉客倒粮的、上山砍木头的，还有打猎的多了去了，我记得是哪个呀？”

程桂荣往前凑了凑，轻声说：“是个磕巴，平时说话慢声拉语的，一着急就结巴的那个……”

老板娘笑了：“路过我这儿歇脚喝茶的车老板多了，人家聊人家的，我留意人家结巴不结巴干嘛？再说是大结巴，还是小结巴，是有时结巴，还是一张嘴就结巴呢？”

程桂荣知道老板娘是存心跟自己抬杠，就哀求道：“老板娘，我求你帮帮我吧，我要不找回这孩子，我男人就不要我了。”

老板娘见程桂荣一副可怜相，也就无心再和她打趣，就说：“大妹子，不瞒你说，你这事儿确实难办，当时为啥不寻思好呢？哪有拉了屎还兴往回坐的？说出了话怎么能再收回来呢？再说粮食这东西，时间不同，价格也不同呀，要饿死的时候是一个价钱，撑饱了肚皮又是一个价钱，卖儿的时候，你说了算，现在是你想把孩子再买回来，就得人家说了算。”

程桂荣听着听着，眼前一阵眩晕，浑身颤抖起来。老板娘见状知道吓

唬不起，就忙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呢，要真想找回你儿子，就在我这儿住下吧，那个磕巴要是来了呢，我给你使个眼色，你自己找他去，行不？”

没别的办法，程桂荣只好在店里住下，她每天最关心的就是车来车往，就连吃饭也端着碗站在门口，生怕错过一辆车。第一天来往的大车倒是不少，可没有一个是她要找的。晚上睡觉时她也加着小心，只要一听到车马声，就立刻穿鞋跑出去。第二天还是没收获，傍晚的时候，老板娘对他说：“大妹子，看你也怪可怜的。找孩子的事就像瞎猫在碰死耗子，不一定等得上。明天你再住一天，要再遇不上，你就把这粮食放我这儿，他要来了，我帮你求他把孩子换回来。按说，你拿的这些粮食也不少了。行呢，过些天你就来接你的孩子，不行呢，我就把这些粮食还给你，怎么样？”

程桂荣这次寻儿是非找到不可的，她要用儿子来挽救婚姻，挽救自己的后半生。因此，对老板娘的建议并不在意，因为她觉得这件事她必须从头到尾亲自参加，否则她会后悔一辈子的。而把这么个大事儿托付给老板娘，总觉得不牢靠，所以她推托说再想想就走开了。

俗话说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程桂荣等到第三天下午，打长春方向来了一辆车，停在了驿站门口，赶车的正是陈大磕巴。而程桂荣却并没认出来，因为当初卖孩子时光顾着伤心，为难，所以没太在乎买主的脸，只记着说话磕巴了。

陈大磕巴坐在车上向老板娘打着招呼：“老板娘，有捎脚的没有？”说话一点没磕巴。

老板娘见是陈大磕巴，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“是陈师傅呀，快进来坐坐，喝口茶，忙什么呀？”

“不了，到家——天——就快黑了。”这回磕巴了。

老板娘朝程桂荣使了个眼色，然后朝屋里喊道：“有往龙脉去的快上车了。”

从屋里呼啦一下出来了五六个上龙脉的，程桂荣也跟大家一起上了车。

老板娘还想说什么，陈大磕巴一扬鞭子“驾”的一声，马车就颠着跑了起来。



天气一入秋，雨就多起来，前些日子这里刚下过大雨，这下过雨的土路被车一碾压，坑坑洼洼的，现在虽然天晴了地也干了，这车还是走得一扭一拐的。上车前，程桂荣依稀感觉到老板娘在对自己使眼色，所以她才爬上了车。谁知人还没坐稳，车就往前走了。她刚想把身子往前凑凑，这样好看清陈大磕巴的脸，可是车却往左一偏，把她甩向左边，她想转过身再往前探探，没想到这回车又猛地往右一偏，把她连同她抱着的粮食一起卸了下来。

车上有人喊：“师傅，快停下，摔下人了。”

陈大磕巴停下车，跳下车来，朝程桂荣走去，他走到程桂荣跟前叫了声：“大嫂，摔疼了吧？”

程桂荣一听这么耳熟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这回她看得清清楚楚，“是你！就是你！大磕巴，你用四个大饼子换了我的儿子，这回我不换了，我把这些粮食给你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！”说完站起身，把粮袋往陈大磕巴跟前一放。

陈大磕巴一怔，“谁是磕——磕——磕巴了，你——你胡说什么呢？”说完转身就往回跑，程桂荣放开小脚拼命去撵，陈大磕巴跳上了车，也不管路好不好走，挥起鞭子，一声“驾”，马车重新又颠跑起来，可怜程桂荣一双小脚，怎么撵得上四条腿的马，她拼命地喊：“快停车，你还我儿子！大磕巴。”

车上一个妇女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就说：“师傅，快停车吧，她摔下去了，你怎么能不管人家了呢？”

“咳，她有——精神病。”

那个妇女看着跟在车后拼命跑着的程桂荣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看她也不像是精神病啊。”

车上有个男人望着可怜兮兮的程桂荣，笑着对陈大磕巴说：“我说师傅，你是不是睡了人家没给钱啊？”

这句话引得众人大笑起来。陈大磕巴急了，“再胡说，我——我把你——你们全卸这儿，我睡谁，我也不睡这——小脚呀。现在妇女解放了，睡个大脚板的，尝——尝鲜，多好啊！”

陈磕巴的这番话，更让大家乐得不行。笑声中程桂荣摔下车的事渐渐

地被淡忘了，转换成大磕巴睡没睡这个女人的事了，在人们的视野中，程桂荣的形象越来越渺小，越来越模糊。

说来也巧，程桂荣让陈大磕巴卸在半道上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正在犯愁的时候，却有一匹马正朝她飞奔而来。骑在马上的是解放军战士王豆豆。

原来王豆豆出发时就带上了枣红马，他和庄青草到了哈尔滨，见有三个人陪着郝妈妈，于是他就跟庄青草、战士小李和司机说好，让他们多费点儿心。这样，王豆豆就直接骑马往长春奔去。这次王豆豆直接把马拴在刘家粮店门口，并不招呼，直往里闯。刘老婆夫妇丢了媳妇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，见又是上回来的那个小当兵的，所以没等王豆豆开口，就劈头盖脸地把怨气全冲王豆豆来了。

“好你个贼头贼脑的家伙，老往我家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……”

“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家与你亲不认识的，你却一次次找我家来勾引我儿媳妇……”

“你拐跑了我家媳妇，你倒还敢来？……”

这回王豆豆一路上就做好了准备，听了这一大堆难听的话后，他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“大叔大婶，别发火，我只想见你家儿媳妇一面，就问几句话，问完我就立马走人。”

没想到刘老婆却撒起泼来，“我家那个小贱人被你勾搭跑了，你又装模作样找我要人，你这一套别以为我不懂，今天你休想走人。”说完一把扯住王豆豆，王豆豆也不争辩，只顾往里屋看。

刘老大见状就说：“看什么看，真能装！要是没你，那小贱人能离家出走吗？现在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还跑这里来要我们。”

在证实了艾小凤确实离家出走后，王豆豆也不想和这两个老人多纠缠，见他们揪着自己不放，只得拔出枪来，“松开，给我松开——”刘老夫妇从没见过这阵势，吓得慌忙松开了手，王豆豆便顺利地出门骑马走了……

此刻，王豆豆见程桂荣摔倒在地，急忙下马，关切地问：“大姐，你

怎么了？要上哪儿去呀？”

程桂荣见问自己的是一个说话态度和蔼的小解放军，便说道：“我搭车去龙脉，车老板却把我卸这儿了，这缺德的家伙！”说话间一只手紧紧地抱着那一小袋子粮食。

王豆豆见程桂荣口唇干裂、面黄肌瘦，便从腰里摘下水壶，递给程桂荣：“来，大姐，喝口水吧——”

程桂荣感激地接过水壶。趁着程桂荣喝水，王豆豆问道：“大姐，龙脉有你亲人吗？”

程桂荣想起左光辉，脑子里马上浮现出他发脾气的样子：‘你想让全县人都知道我卖了儿吗？让我丢人吗？’她放下水壶，一抹嘴，说道：“关里过不下去了，到这儿找老乡来了。”

王豆豆又问：“大姐，你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说这句话让程桂荣好心酸，自己原本有一个好好的家，有婆婆、有丈夫，更有活泼可爱的淘儿，只因丈夫当了县长，就嫌弃自己，家从此就破了，现在左光辉要么不着家，要么见了自己不是吵，就是骂。婆婆病倒了，儿子也没了，哪儿还像一个家呀！莫不如说没有。

王豆豆拿出一个大饼子，一块咸菜疙瘩，递给程桂荣，“大姐，吃吧。”

程桂荣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望着黄橙橙的大饼子，饥肠辘辘，但仍推辞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不饿。”

“别不好意思了，吃吧！”

见王豆豆的样子非常诚恳，程桂荣犹豫了一下，便笑了笑接了过来，掰成两半，把另一半递还给王豆豆，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“大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王豆豆边吃边问。

程桂荣从来没人叫她名字，便信口答道：“我叫王二妮。”

王豆豆一听乐了：“大姐，原来咱俩是一家呀。我也姓王，叫王豆豆。王二妮，这名字听起来就像家里人似的，咱关里，长辈给女孩起名就好叫个什么‘二妮’、‘三妮’什么的，女孩子一多，又不会起名，就妮啊妮的往后排了。”

眼前的这个小战士多好啊，瞧人家多会体贴人，又递水又送大饼子

的，几句话，人与人之间就近乎了。程桂荣心里这么说，苦笑着点点头。

干粮吃了，水也喝了。王豆豆招呼道：“二妮姐，上马吧。我也去龙脉，顺便带着你。”

程桂荣抬头去看那高大的马。枣红马神气地仰着脖子，显得格外精神抖擞。她又看看自己，不但个子矮小，还是一双小脚，相形见绌。她羞赧地说：“我不敢。”

王豆豆连哄带劝，好不容易才把程桂荣扶上了马，然后自己也跨上了马背。马一颠一颠地走了起来，说是骑在马背上，而实际上程桂荣的整个身子几乎贴着马背。她俯卧着，感到没有一点儿依靠，于是她紧紧地拽住马鬃，实在不行就抱住马脖子。她生平第一次离地那么高，她有些兴奋，那马腿一前一后地迈着的，贴在马背上的屁股也在一左一右地扭动着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扭动，这使她感到有些坐不稳，仿佛随时有可能从马背上掉下来。她又有些紧张，想要下去，可是又经不住新鲜感的诱惑，她在心里骂着自己没出息。王豆豆看出了程桂荣的紧张，知道她是第一次骑马，就说：“别害怕！二妮姐，我在后面护着你呢，你往后靠紧一点我，没事的。”

程桂荣努力坐了起来，往后靠了靠，感觉后背有了依靠，这下她的心里踏实多了。王豆豆见程桂荣不再害怕，就让马的速度一点一点地加快了起来，马开始小跑，而且越跑越快，终于四蹄腾空地飞跑起来。程桂荣反而觉得比刚才轻松多了，也坐得稳多了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向她袭来，她感觉又兴奋又刺激。两旁的树成排地向她的身后倒去，风在她的耳边呼呼地响着，撩起她的长发，飘散的长发时不时地扫着王豆豆的脸。

王豆豆感到脸上痒痒的，鼻子里似乎还钻进了一种异样的味道，他很喜欢，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他悄悄地把脸贴近了程桂荣的后脑勺。大概是程桂荣感到后脖领有些痒痒，冷不丁往后一仰脖，正巧撞到了王豆豆的鼻子。这让王豆豆感到鼻子一阵阵地酸疼，不觉“哎呀”叫出声来。

程桂荣听到坐在后面王豆豆的叫声，就问道：“小长官，是不是我的头发没洗，把你给熏着了？”

王豆豆被这一问羞得满脸通红，幸好程桂荣坐在前面，看不着自己的窘态。于是他用手揉了揉鼻子，答道：“没有、没有、挺好的。”停了一

下又说：“二妮姐，以后别叫我小长官，就叫我小豆豆吧。在部队上，大家都叫我小土豆呢。”

程桂荣没有见过这么爽朗的人，便高兴地答应着。

王豆豆见她高兴就又说道：“二妮姐，你到了龙脉，要是找不到老乡，就到开荒大队去找我吧！”

程桂荣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除了会做饭，啥也不会，笨手笨脚的，你们能要我？”

王豆豆看出程桂荣想去却又有些担忧的心态，就说：“会做饭就行呗，只要你要愿意来，肯定没问题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辆大卡车迎面疾驶而来，王豆豆一勒缰绳，马儿长嘶一声扬起了前蹄，把个程桂荣坐滑梯似地滑在了王豆豆的怀抱里。程桂荣急得喊了起来：“小豆豆，别抱我！别抱我！让人看见了咱俩这样，这成啥了？”

“二妮姐，你是我姐，抱你怕什么？我要是不兜着你，你不早就摔下来了么？”

两人就这么一路说笑着，让人看了真像一对亲姐弟，不知不觉中龙脉一点点地近了。

第三十二章

郝前进等十五位烈士的追悼会如期举行了。郝前进和王金龙等十四位在攻打地塞中牺牲的烈士，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，静静地躺在棺木中。每具棺木的后面是墓穴，分成三排，整齐地排列着。每个墓穴前都放着一色柞木制成的墓碑，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，墓穴前面的空地上是临时搭起的台，台中央挂着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台前是一座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，碑高两米、宽一米、厚五十公分。碑的正面刻着五个金色篆体大字：“粮食纪念碑”，显得十分注重醒目。右上角镌刻着立碑的原因：“为纪念解放战争中夺取龙脉县地塞粮库的战斗而英勇牺牲的烈士”，右下角是立碑人和立碑时间：“洪涛 一九四八年秋”；碑的背面记载着在夺塞战斗中烈士们牺牲的经过……以及十六名牺牲烈士的姓名：丁大勇、王磊、王志刚、王金龙、毛永胜、包哲明、石小满、金罗、大毅、雷一鸣、彭刚、郝前进、张解荣、秦建民、彭大兵、胡玉柱。

碑的两侧摆放着两袋从地塞粮库里缴获的小麦。墓地的四周以及通往墓地的道上，杂草、蒿子早已被砍光，取而代之的是松树、柏树。每棵树的树叉上都垂挂着一串串几乎垂到地的白面馒头。台下，胸戴白花的开荒队员肃立着，在“奠”字台前站成整齐的两排。他们的身后，是战士们写的挽联：

为粮食苍天青山鉴碧血忠魂
斗顽匪英雄男儿写千古春秋

生为人杰，擒妖降魔创千秋伟业
死作鬼雄，披肝沥胆保万代昌平

英雄气贯长虹，敢叫老天开眼
战士腿踏荒原，喝令大地献粮

一腔热血化长虹英魂存天地
千里沃野埋忠骨江山披锦绣

.....

墓地布置得庄严肃穆。一个悲痛的时刻即将到来。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正从龙脉向着开荒点墓地方向徐徐驶来，停在远离墓地的地方。刘美玉、金晓燕搀扶着郝妈妈从吉普车里走出，从卡车里走出洪涛、林大锤、阎永清，陪同其他烈士家属一起向墓地缓缓走去……

还没到粮食纪念碑前，郝妈妈已经哭得痛不欲生了。洪涛便上前拉住郝妈妈的手说：“老人家，您仅有的一个儿子为了革命没有了，可是你往两边看看，这么多的战士都是您的儿子，您一定要节哀呀，相信他们，为了您这样的妈妈，他们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，消灭敌人，把明天建设得更美好。”

郝妈妈坚毅地说：“洪专员您放心，让我把眼泪哭干吧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。”她走到馒头树前，提起一串馒头，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，又挂到树上，转身说：“洪专员、林书记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你们对我的孝敬，也是郝前进对我的孝敬啊！更是所有的我的孩子们对我的孝敬。”说着不禁老泪纵横。

林大锤上前拉住郝妈妈的手，大声叫着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台下两边的队伍中发出海啸般的喊声：“妈——妈——”

随着呼喊，两边的战士们齐刷刷地跪下了。跪在烈士墓前，跪在粮食纪念碑前，跪在满头白发的郝妈妈脚下，就像两道铁壁铜墙。

这场景让郝妈妈多感动啊，她泪眼模糊着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她走过去，想要把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拽起来，口中不住地说：“孩子们，孩子

们——起来，都给我起来。”

可是，战士们谁也不起。

郝妈妈抬头见底下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，只好转身对林大锤说：“林书记，你就下命令吧，让我的儿子们都起来！”

林大锤大声喊道：“同志们，郝妈妈认你们这些儿子了，哪有做儿子的不听母亲的呢？起立！”

全体战士大声呼喊：“郝——妈——妈——！”齐刷刷地站了起来。

密林，远山荡起了这苍凉悲壮的回声。

林大锤一把扯下头上的军帽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把头上缠着的白纱布也扯了下来。接着，他宣布向烈士墓默哀三分钟。此时四周青山肃立，大地寂寥无声，只有秋虫在低惋地悲鸣。

默哀之后，洪涛对郝妈妈说：“郝妈妈，我们一起去瞻仰烈士遗容吧。”郝妈妈在前，洪涛、林大锤在后，台下的两列队形现在排成了一字长龙，走过粮食纪念碑时，每人抓一把小麦，在经过烈士的棺木时，就往里面烈士身上撒几颗麦粒。郝妈妈来到儿子的棺木前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使她忍不住再一次失声痛哭，可当她转过脸瞧见自己身后那长长的队伍，她止住了哭，往儿子身上撒下几颗麦粒，又向其他烈士的棺木走去，她来到了王金龙的墓穴前，郝妈妈默默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妈妈没有来，我就替你妈妈送送你吧。”说着往棺木里撒下几颗麦粒。人们一个挨一个地用自己的方式向烈士诉说着，跟烈士做最后的告别。

瞻仰完遗容，人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林大锤走到台前讲话：“郝妈妈、所有烈士的家属们、战友们：今天的追悼会是我们大胡子首长定的，这次地塞夺粮战斗取得胜利的消息，他听了非常高兴，他指出这是粮食战场上的一次伟大胜利，没有这个战场的胜利，就很难保证全国各大战场的军事胜利，因此他指示要对在粮食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立碑纪念，并且大胡子首长还提议这座碑就叫‘粮食纪念碑’，用来纪念在身后为粮食而牺牲的十六名烈士。为什么这座碑要叫‘粮食纪念碑’呢？因为没有他们生命的付出，就换不来地塞粮库里那几百万斤的粮食。他们是为粮食而牺牲的，所以叫粮食纪念碑。这个名称还有一个意义，那就是：粮食纪念碑也是生命纪念碑。有了粮食才会有生命，生命需要粮食，生命离不开粮

食，民以食为天嘛！这个‘天’就是粮食。我们是一支生产和保卫粮食的队伍，也是一支保卫和保障生命的队伍。让我们一起举起右手，向着烈士，向着这粮食纪念碑，向着苍天，向着这亘古荒原，许下我们庄严的誓言：“决不辜负党的嘱托！”

众战士举手振臂高呼：“决不辜负党的嘱托！”

“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！”

众战士举手振臂高呼：“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！”

“向荒原要粮，为人民造福！”

众战士举手振臂高呼：“向荒原要粮，为人民造福！”

铮铮誓言震撼天地，在荒原上久久回荡。

林大锤掏出手枪，举向天空，战士们也都举枪向天

“战友们，让我们用枪声为烈士送别吧。”

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”

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——”

这隆重而撼人心魄的一幕让刘美玉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她紧紧地盯着林大锤，瞧着他拉掉了绑在头上的白纱布，瞧着他脑门上渗出的血水，她双眼模糊了。

现在，烈士的棺木要入殓下葬了。老天也许是被感动了，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雨中，人们雨水和着泪水，把一具具棺木下到墓穴中，填土、立碑、种树。

葬礼结束了，战士们缓缓地离开了墓地，郝妈妈仍坐在儿子的墓前哭泣。任凭刘美玉、金晓燕怎么劝，怎么拉，老人家就是不起来，像生了根一样。洪涛见此情景，对刘美玉、金晓燕摆摆手：“你们先走开吧，让老人家好好放声哭一哭，这样她也许会好受一些。那辆吉普车留着送她，我和林书记有事，要先走了。注意别让老人家在雨中淋雨淋久了。”

洪涛、林大锤上车走了。郝妈妈拍打着孩子的新坟，再次大放悲声：“进儿……我的进儿，你怎么就不等娘来……呀，你不是答应过娘，要陪娘一起看看这满树的白面馒头吗……”

远处的刘美玉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声音，想着刚才的一幕幕，不禁一阵阵地心酸，眼圈就红了起来。金晓燕见此情景，就说：“美玉姐，我以前